



医学知识悬疑小说

生死一刀

目惊心的惨案，命悬一丝的病症，
测难量的人心！
看白衣者如何用手术刀，

药日/著

引领将死的灵魂，
重返人间。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013035135

I247.56
280



药日

医学知识悬疑小说

生死一刀



北航

C1642572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I247.56
280

目 录



- 第一章 生死手术台 / 001
- 第二章 深夜灭门惨案 / 016
- 第三章 致命误诊 / 057
- 第四章 诡谲的失踪 / 091
- 第五章 夭折的幼小生命 / 131
- 第六章 手术拯救 / 173
- 第七章 医道苍穹 / 235
- 第八章 凶险出血热 / 256
- 第九章 自掘坟墓 / 285
- 第十章 阴谋没有落幕 / 295
- 后 记 / 315

第一章 生死手术台

一张手术台，一道生死界。

手术台上的每分每秒都与血、与命相关。

而他的使命就是，让时间变慢，与死神抢命。

钟道野疾步朝着急诊科的方向走去，一辆印着工厂标志的面包车颠簸地驶入医院大门，还没来得及停稳，凄厉的哭喊声已经传入耳膜：“爆炸了，救人啊！”

随即急诊科的抢救车便被推了出来，急救值班医生和护士们急忙从车间接出病人。

钟道野紧跑几步，从侧门进去准备接诊抢救，谁知这时一辆急匆匆的急诊推车从拐弯处猛地推了过来，一下撞在钟道野的腰上。

护士焦急地生出满脑门儿的汗珠，连道歉的话都省略掉了：“那边车道被人拦住不让过，我只好走这边了。这个是分诊好的病人，准备送手术室，刚拍的CT显示后枕部有血肿。”

钟道野没有应话，迅疾俯下身来检查伤者，对着昏迷中的伤者简短地问了两句话，这伤者对叫答已经完全没有反应。他又用手压迫伤者的眶上神经，伤者也没有出现疼痛反射。钟道野迅速拿出医用手电筒向伤者的瞳孔照去，发现他的瞳孔已经出现了左右不对称和忽大忽小的症状，看来很可能是脑干受压，出现了脑

生死一刀

疝危象。

“很危险,来不及推手术室了,”钟道野作出判断后,加快语速吩咐道,“你直接推到无菌处置室,准备好医用无菌包,就在急诊科做引流术。先开通输液通道紧急输入甘露醇 200 毫升,降下颅内压,然后上脑电监护。赶紧通知脑外科送开颅器过来,还有,CT 片给我!”

护士早已经习惯了钟道野的快语速:“是,马上去办!”利索的回答声还没落地,急诊科内就被一大片痛苦的哭喊哀号声所灌满。

再糟糕的环境都不会影响到钟道野冷静的头脑,他一手忙着戴上口罩,一手举起片子仔细看着,迅速确定了手术的部位后,追着护士的方向快步走去。钟道野刚要走到无菌处置室门口,迎面走来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对他大嚷道:“你是主治医生吧,怎么样,是不是还得推回来?我就说没事嘛!你看我不就没事,我还是操作者呢!我可告诉你们,医院里小题大做,也不是没听说过……”此时,匆匆赶来的愤怒的伤者家属们团团围住了这个大嚷的男人。

钟道野没理睬他言语中的放肆,反倒直觉性地在他脸上迅速扫视了一番——额头红肿、面色潮红、情绪过度亢奋。随后他招手叫来急诊分诊台的护士:“注意观察这个人,有可能有迟发型损伤,尤其要注意额头的伤口。他出现异常要迅速到处置室找我,必要时联系急诊值班医生先用上镇静剂。”他说完便飞速闪进了处置室,挽起白大褂的袖子,用酒精快速擦拭着胳膊和手。通常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是来不及步骤齐全地刷手、泡手的,但务必要做到严格无菌,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无影灯“啪”的一声打开,护士熟练地上前用剪刀剪开伤者的

衣服,把身上的血液迅速擦拭干净,使其呈侧卧位。头部手术前要剃发备皮,但凡任何一根毛发不慎进入体内都会引发感染。

钟道野口头指示着剃毛备皮的详细位置,旋即拿起一瓶 500 毫升的安尔碘,全部倒在了患者后枕部的颈部皮肤上,然后拿起长持针钳,夹起大消毒棉球,做最后的无菌消毒处理。

“钟医生,开颅器送到!”值班实习医生跑得一头汗地赶来,将无菌开颅器从隔帘外面递给了护士。

此时伤者已经丧失意识,陷入深昏迷状态。

钟道野快而不乱地行动了起来,先是打开无菌包取出医用工具,继而确定术野,神色凝聚地缓缓压低了闪着冷光的手术刀。

由于手术紧急,来不及启动超声引导,更不用说用影像细微探查来协助定位了,伤者的血在不停地向外涌出,这是实实在在的命悬一线。手术执行者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确定颅内的出血方位,及时结扎止血,以此制止出血蔓延。只有这样才能把伤者的生命危险系数降到最低值。

是的,死神就近在眼前,咫尺之间。

钟道野根据刚才的 CT 印象,在脑海中勾画着颅内的血管走向、神经布局。他手持开颅器,在左枕部谨慎地撬开骨瓣、剪开脑膜。这时,鲜红的血水汩汩地涌了出来。眼前的状况自然不容乐观,几乎每个人都暗暗提了一口气,眼前的手术难度陡然增加。

钟道野有条不紊地戴起手套向血水中探了进去,凭借手感迅速判断出了出血的血管部位。他先用止血钳牢牢夹住了出血的血管,把已经提前绕好肠线的持针器握在右手上,手底下刀锋变换,飞针绕线。手术计时表显示只过去了很短的时间,钟道野就已经缝合好了破裂的血管,并放置好了引流器的内置端,连接上引流袋……

生死一刀

钟道野快速缝合了硬脑膜,发现颅内压仍然不稳定,也就是说伤者的病情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颅骨还不可以缝合,以防颅压再次突然升高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只能等病情平稳后再进行颅骨修补术。

做一场手术,就像是打一场仗。钟道野长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又胜了。身旁的二助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多少次向他竖起了大拇指。钟道野淡得不能再淡地笑了下,吩咐道:“不要掉以轻心,现在建立第二输液通道,输入先锋霉素,甘露醇隔开输。一级护理记录,半个小时测量一次生命体征,建立脑引流液、尿量 24 小时记录,发现血性引流液及时汇报,转神经外科 ICU 病房。”

此时天已入夜,墨黑的宁静夜色如潮水般席卷过天空,与医院内的繁忙嘈杂相比,就像是另外的一个世界。而这晚,对于钟道野来说,刚刚的繁忙才仅仅是一个开始。

吩咐妥当后,钟道野摘下被血染得黏糊糊的手套,下了手术台。脱手术衣时才发现刚刚撬开骨瓣而溅出的血液,已经染透了手术衣和白大褂。因为方才的情况太过紧急,防护眼罩根本来不及戴。类似这样的情况,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生。换句话说,每一台抢救手术都有被感染的潜在危险,好在心思缜密的他已经在之前注射过了疫苗。

刚出了无菌处置室房门,耳边便响起了蒙史旅的声音。

蒙史旅是这家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脑外科主任,满脑子都想着在退休前聘上一级教授,而钟道野则是脑外科住院总医师。

今天是因为脑外科床位紧张,钟道野不放心让一些尚在观察期的病人提早出院,就果断将病人安排在急诊科的留观室,宁肯自己累些两头忙活。至于这种情况,医院之前并没有先例,通常只是嘱咐病人一旦有病情变化随时来就诊,免不了会放走潜在的危

症病人。而此时蒙史旅之所以黑着脸出现在他的眼前，恰恰就是因为这件事，科室影响了关系户床位安排的问题。蒙史旅几乎习惯性地话里有话微微扬声道：“看来走廊也要收满了啊，科室吃不消啊，还有常规等着手术的门诊病人，等了半年的都有，我那里就有好几十个……”

蒙主任其实有些后悔让能力超强的钟道野提前担任住院总医师，掌管着急诊的收住权。但他转念又想，一来自己的几个心腹之人，都忙着到国外镀金，忙着论文课题、提升职称，他们都指望取得高学历后，能直接晋升主治或是博士后晋升副高；二来当时临危受命的钟道野在那次空难大抢救时表现得也着实让人心服口服。蒙主任自己都纳闷儿，自己怎么变成这么矛盾的一个人了？他暗暗地憋了一口气，想着，等那几个出国镀金的回来，迟早要拔掉这个铁钉子。

钟道野在人际关系方面，屡屡敲打不透。

他正要简单地应声“嗯”，伤者们撕心裂肺的喊痛声便灌满了双耳，那声音就像是揪着他的心。

现在，已经是晚上 7:14 分。

夜色沉郁如铅。

喊痛声、哭泣声……直压抑得人喘不过气来。

这时一名身着黑色丧服的女子突然从急诊科前门闯了进来，怀里抱着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挂着黑纱。她满是悲痛的脸上稍稍有些浮肿，直愣愣的眼神暗得有些发黑，很明显是一副久欠睡眠的模样。这个女子踉跄着挤过伤血斑斑的患者群，终于挤到了急诊分诊台。

“护士，哪个医生叫钟道野？我找钟道野！主刀的钟道野！”

护士惊诧地抬起头来，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来人。急诊科是

生死一刀

医院最繁忙的科室,即使医生医术再高明,也都不可避免地会面对生离死别,甚至有些重伤者刚刚送到就已经停止了呼吸,因此急诊科内失声痛哭的情况常有发生。但开口便找主刀医生,着实不太常见。

这时身上挂满血迹的钟道野从旁边匆忙经过,口罩上已经染了一些血,白大褂的左上口袋夹着的医疗卡也被血浸染得模糊了。女患属没有察觉出经过的此人正是钟道野,护士张着嘴,一时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钟道野被护士引着朝走廊尽头的诊室赶去,准备去处理一个头皮伤患者。患者的头皮伤虽然不重,但是失血过多,如果不立即处理,情况将不容乐观。随后,钟道野的身影再度隐入了无菌处置室。

黑衣女子抽泣着向四周张望着,叹了口气后,抱着遗像绕到急诊科后门准备离开。护士急忙想阻止,因为那边是本院人员应急时才走的通道,用白色隔离帘隔开,一般患者家属应该不知道这里有通道。最重要的是,那后面就是太平间。护士追过来时,抱着遗像的黑衣女子已经不见了踪影。太平间的大门紧锁着,每天都要直接从急诊室送进去几个因抢救无效而死亡的人。

护士哈了一口凉气,瞄了一眼黢黑后门外幽霾的长廊,裹紧衣服赶忙返回了急诊台。

工厂爆炸送来的多数伤员状况都不容乐观,仅脑外科的手术就有多例。处理完这个头皮伤的病人后,钟道野迅速返回脑外科做连台手术。一旦手术不及时,患者被血肿压迫到脑干,怕真的回天乏术了。

这时,钟道野再次走近手术台,麻醉师侯华华汇报说:“瑞芬太尼麻醉准备完毕,患者进入安全睡眠状态,生命体征正常。”

值班医生先行超声检测下钻颅开颅,就等他来执刀。钟道野先做好第一台的手术关键血管结扎、血肿清除部分,随即立刻换成值班医生进行缝合。这时下一台手术的病人已经麻醉完毕,上周才来的进修生也派上了用场,严格按照钟道野画好的头颅部位,在指导下开颅。经过钟道野主刀处理后,进修生开始缝合硬脑膜头皮,接着第三台、第四台、第五台,如此连轴转。

钟道野的手术,时而不循一些死定的规矩,抓住最要命的先处理——先确保救出命来,这才是王道!

对于侯华华在手术间隙递来的牛奶吸管,钟道野道了声谢后并没有接,虽然这种大手术结束后,钟道野又将面临近乎虚脱的饥渴。钟道野的冷淡回应,让侯华华着实有些尴尬。

侯华华是麻醉专业的硕士,麻醉学博士在职就读,个头和外表在南方都算得上是出众了。麻醉科清一色肥肥的天蓝色衣裤穿在她身上,也能风韵摇曳,抢人眼目。只是钟道野对她的多般献殷勤,每次都显得麻木不知,侯华华心里的不快可想而知。

手术室大抢救的时候,风风火火的护士长原雯也赶到了脑外科科室。当年钟道野因暗恋大学同学蓝莹无果,正值孤独低郁之时,在母亲的撮合下,他稀里糊涂地就和原雯结了婚。

钟道野本来并不反对妻子外向甚至有点没心没肺的性格,但是正因为她的没心没肺、太过大意,孕期照样参与大消毒,致使他们的独子钟小松生下来就不幸患有兔唇。虽然孩子已经做过初步修正手术,正等待着整容手术,但这一直是钟道野心底不愿触及的伤痛,他想通过超负荷的手术工作使自己忘记这一切。

他希望原雯停职专心看护儿子,或是转到学校去工作,这样至少可以弥补一下对儿子的愧疚。但是原雯笑着说自已受不了学校冷清的环境,她就是喜欢热闹,喜欢人多。钟道野想让儿子日后

生死一刀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却总是拗不过原雯，她建立了先天残疾协会，并自认会长，儿子的免唇照片传得满世界都知道。钟道野是个内敛的人，虽然心里不能接受，但还是愿意将这些理解为母爱的另一种表达。

一番鏖战后，钟道野主刀的五连台手术终于告一段落。

壁钟的时针已经指向了夜间的 11:40。

深夜的医院里，二层手术室旁的普一、普二、普三科室的病房已经熄了灯，地灯散发着橘黄色的光线，极度忙碌过后的推车斜道显得有些幽暗。

医院长廊的灯霍然亮了起来，白光折射在一起。

从手术室内走出来的钟道野已经换了一身白大褂，突然觉得手臂传来一阵痛感，是刚刚做急诊急救时不小心被划伤了。钟道野在科室治疗室撕下一块纱布，简单清创消毒后，自己忍着痛感包扎了起来。看着手臂上的伤口，让钟道野突然想起一个人来，就是那个额头有些不正常的红肿、在走廊叫嚣的家伙。他不断回忆着那人的状态，万一是爆炸碎片嵌入颅内损伤而一时没有剧烈症状，一旦继发血肿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钟道野赶紧拨通了急诊科的内线：“喂，急诊科吗？我是脑外的钟道野……”

“是钟医生啊，唉，那个人叫秦峻伟，硬说自己没事，不配合啊，说是手术检查根本没有必要。好像他是工厂部门负责人，去住院部给那个工厂的伤者办理手术费用和住院手续了吧。走的时候，他还不停发牢骚呢。”

钟道野挂掉电话，准备去收费处看看，谁知远远就看见了那个秦峻伟，正和一群刚手术过的病人的家属争吵着，听起来像是因为手术费用的问题。他的旁边站着一个沉静的女人，一袭白裙，

一直低着头，牵着一个小女孩，应该是她的女儿。

尽管光线很暗，在那女人微微抬头的瞬间，钟道野还是看清了那个相貌端庄的女人，正是他暗恋的大学同学蓝莹。

钟道野不由得心头一慌！蓝莹身后躲着的小女孩怯怯地想牵那个男人的手，又像是害怕一般缩了回去。难道这个秦峻伟就是蓝莹的前夫？

钟道野直直地伫立在那里，竟一时忘记该做什么了。他曾经在一次同学会上得知，蓝莹的婚事听从了父母的指腹婚，嫁给了世交之子。后来这个男的跟一个车模玩火出轨，作为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领导的蓝莹父亲，强硬地责令女儿离了婚。最后大女儿判给了那个男人，小女儿判给了蓝莹。而那男人的父母死活不承认那个车模，还与蓝莹生活在一起。蓝莹瘦弱的肩上，挑起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的重担。

今天怕是男人的父母太过担心，让本就文弱的蓝莹来探望一下前夫吧。钟道野远远地看着，心里一紧张，不由得忙着四下找烟点上，想以此让自己镇静下来。他一想到病区不能抽烟，又硬生生把烟掐灭在自己的手里。

钟道野责令自己冷静理智下来，告诉自己不要忘记医生的身份，虽然他现在很不愿再面对那个糟糕的男人。稍稍镇定了一下后，钟道野硬着头皮走上前去，准备去给那人做一番检查。

出乎意料的是，刚要走到他们身边，意外便发生了。秦峻伟突然腿软了一下，钟道野想上前扶他一把，他似乎还不愿意，自己试图蹒跚着朝蓝莹靠去。这时他突然眼前一黑，“扑通”一声瘫倒在了蓝莹的脚下。活生生的一个人像是气球被突然放了气一般，瞬间瘫软在地，周围的人顿时陷入了慌乱之中。

钟道野迅速上前，先行顺畅秦峻伟的呼吸，把他的身子放成

生死一刀

平卧状态,紧急联系了脑外科二助值班医生、手术室护士、麻醉师准备急诊颅脑探查术手术间、手术无菌包以及麻醉药物。

钟道野紧急处理完第一阶段后,无意看了蓝莹一眼,受惊的蓝莹正在竭尽全力控制着自己的惊慌。

众人正将秦峻伟往手术车上抬去。只听见蓝莹身后的小女孩,轻喊了一声“爸爸”。轻轻的声音,敲在也为人父的钟道野心头,他不由得转头向小女孩看去。

她苍白的小小面颊上,长着一双黑葡萄一般的漂亮眼睛,似乎有些与年龄不符的疲累。这时,钟道野的脑海中自动闪现出一个同样秀气虚弱的小病孩的面容。他有些诧异,那个已经夭折的小女孩,怎么和眼前蓝莹幼小的女儿这么相似?

手术室里,护士已经展开了紧张的术前常规准备。

紧急除衫备皮,抽血验血,心脑电床边检查。

血型备血,床边输液。

准备麻醉药瑞芬太尼。

戴好防护眼镜,刷手、消毒等完毕,举着双手走上手术台。

台下护士把各项检查结果一一举到钟道野眼前。

这时,值班医生已经根据超声定位,钻开了颅骨。果然不出钟道野所料,颅内迟发型血肿,碎骨片继发性损伤了脑组织,要是再迟就压迫到脑干延髓,命都难保了。

原发病灶为爆炸碎片,嵌在左右脑半球的颅骨骨缝之间,所以之前只是影响到脑颞叶的供血,以及情绪的变化。如果伤者在急诊科时就能听劝,早些进行CT或是MRI检查,尽早取出碎片,脑组织受损程度可以减低到最小!

脑外科本就是最危重的科室,救的人多半横着进来。难免遇

到脑部术后的后遗症,这是任谁也无能为力的。情况危急时,保住生命是第一关。

救治过香港某著名音乐人的钟道野医生,心里有一杆作为医生的良心天平。他自己也曾不止一次痛苦地抉择在放弃与坚持治疗之间。但最终他还是认为,哪怕这些人一时无法醒来,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说说笑笑,但只要活着,就有醒来的希望,就是给他们亲人最大的精神支柱。在钟道野行医的字典里,没有“放弃”这个词!

钟道野知道,手术后秦峻伟可能会落下瘫痪,蓝莹在她严父的严格家教影响下,可能依然会担起照顾秦峻伟的重担。他的心像是被钝刀子一下下抹着,但他仍然只能选择坚持。

钟道野很快完成了手术,取出了细微的碎片而没有伤及脑神经。现在秦峻伟仍处于麻醉状态,准备送到脑外科ICU。

钟道野这一忙就到了深夜,刚出手术室,就发现外面本来已经静下来的长廊又变得熙熙攘攘了。原雯匆匆走过来说,外面又有急诊送来的紧急病人,头皮整个撕脱,面部也被撕脱,整个人看起来十分恐怖。

钟道野指示值班医生先推秦峻伟去病房,预备手术间,做好手术准备。

正在脱下血手套的钟道野透过手术室的玻璃门,看见了手术室外等待着的蓝莹。从这里的灯光望去,钟道野再次觉得蓝莹身侧的女儿与一个夭折的女孩太像了,这是他第一次见蓝莹的女儿,按常理绝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觉。

他刚一把推开门,派出所的田村正警官突然出现在了眼前,他如同拉住救命稻草一般,不顾钟道野身上的血迹,猛地拉住了他。

“钟一刀啊,可见着你了。市区发生了一起恶意伤害案件,一

生死一刀

一个小姑娘被凶残的罪犯用利器撕裂了头皮，惨不忍睹，这种手术只有你能做了！我等会儿还要回去抓捕那个罪犯，拜托你了！”

这个田村正警官皮肤黝黑，个头不高，还有些驼背。他平时多琐碎啰唆，不太擅长官道，做了很多年依然是片警，但做得兢兢业业。这缘于他早年办过的一个少年犯，出狱后由于片警跟进不牢，这个少年犯不想再听命黑帮，被残忍地捅死了。从那之后，田村正一直自责，成了社区的警察老爸爸，片区大小事必管，并且一管到底。早前的一次意外事故，田警官送来一个病危的伤者，而钟道野几乎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奇迹般地治好了那例伤者，让田警官着实佩服，从此他们便结下了不浅的交情。

附近的街坊都尊称钟道野为钟一刀，意思是一刀救命。田叔跟着称呼，颇不见外。

钟道野顺着田警官指的方向看去，走廊地上正蹲着一个头皮严重撕裂、头脸血肿的姑娘。她痛苦地抱着头，鲜红的血顺着她的指缝漫了出来，滴滴答答地落在地板上。她几乎要痛昏过去了，可怜得让人不忍心去看。旁边那位可能是她的姐姐，心疼地禁不住号啕着。受伤的姑娘头上捂住一个洁白的手帕，正在被血慢慢渗透。手帕是蓝莹递过去的，她女儿冰凌的小白帕，也放在了姑娘手上。

钟道野看到蓝莹满面忧戚，她女儿的眼里也噙满了泪。

钟道野看了看周围围拢的亲属焦急的面孔，摆手让大家让开，俯身检查了患者的伤情。他起身道：“最好等到自身皮肤，如果实在等不来自身头皮，可以选择用其他办法植皮手术。”

“来，大家帮着将伤员扶上车，送进手术室。”钟道野话音未落，护士已经推了一辆手术车过来，护士紧急将伤员推到了术前处置室。

这时准备推进脑外科 ICU 的秦峻伟的手术车,已经从手术室里推了出来。

钟道野正要继续准备手术,转过身说道:“蓝莹,这孩子面色苍白,我有些担心,你抽空带孩子来我办公室给孩子检查一下。”

蓝莹矜持地点了点头,但钟道野担心她只是礼貌的答谢,并不一定会来。钟道野担心的是蓝莹会以为孩子的面色苍白只是因为遗传体质而已,但钟道野印象里挥之不去的那个夭折孩子的影子,和眼前蓝莹的女儿竟如此惊人地相似!虽然这种想法很不吉利,但脑海里的直觉信号,为何如此强烈呢?

钟道野心头有些不安,但还有手术等着,不得不急忙往手术室走去。

他猛地想起来,曾经有一个怀疑患上脑血管畸形的小女孩,和蓝莹女儿的状况非常相似。钟道野意识到,是把记忆中那张脑血管畸形患儿苍白的脸,和眼前蓝莹小女儿的脸庞重叠在了一起。

就在这时,田村正驼着背,一脸焦急地又跑了过来。

“钟医生,这边交给你,可以吧?”

“不放心你就不会送来,是吧?你认识的医生,都排队了。”钟道野边走边从口袋拿出新口罩戴上。

“那是,谁叫你是钟一刀呢!那个姑娘的姐姐也哭着要送到你的医院。我常年烦你,讨厌我这个老头子了吧?”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你送给我的口头锦旗。不多说了,里面准备得差不多了,这里是我的领地,你的领地在抓罪犯吧?这不是简单的伤害吧?”

听见“罪犯”二字,田叔疲倦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最近有一个收集女性头发的变态惯犯,已经好几起了。他竟

生死一刀

然在公路上明目张胆地行凶……这个姑娘性子烈，拼命反抗，结果幸亏她姐姐不放心去接下夜班的妹妹，发现她躺在地上痛苦呻吟，不然的话肯定没命了，没有人性啊！这次再抓不到这个灭绝人性的变态犯，我这老脸就没有地方放了。这里交给你了，我尽可能最快追回她自己的皮肤，如果迟迟没有消息，就靠你给她重新植皮了……”

手术室里的女孩已经伤情凄惨，头部显然受到了铁锨之类利器的击打，裂开了一个大血口。面部和头部皮肤也残裂不全，几乎被整个撕裂开，头发也全部被拽掉，头皮区已经是一片模糊血肿，看起来触目惊心。

由于过度紧张，伤者出现了痉挛。钟道野指示紧急先行静脉推注镇静剂。由于失血面积太大，失血速度非常快。钟道野指挥护士迅速建立第一输液通道，化验血型，输血。全身麻醉后，才实施消毒，尽量将患者的痛苦体验降到最低。

手术已经准备妥当。

钟道野进行脑外科清创术后，考虑没有颅内压增高症状，直接开始了颅骨修补术。一般颅骨修补术，都是在清创术后很久才进行二度手术、量尺寸、准备合适的钢玻璃等。钟道野直接采取患者凹进颅内的自体颅骨，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排斥反应会大大减少。

颅脑外科手术接近结束时已经到了凌晨 1:30。一直没有等到患者自身头皮的消息。

不能再等了，生命等不起！

钟道野指示护士迅速通知整形烧伤科进行植皮接台手术。

由于整形医生操作速度慢，手术彻底结束时，已经是凌晨 4:00。

凌晨时分正是脑外科 ICU 病人病情最凶险的关头。